



眼前飘来一道鞭影

□丁 利

(节选)

那个春天，雨一场接一场的下，淋湿了大地，也淋湿了母亲的眼睛。

二弟那年彻底放下了书包，拎起了马缰绳。春耕的大地上，矮小的他一蹶一蹶走在犁杖前，牵着生性的枣红马，垄沟、垄台留下他和马不整齐不规则的脚印。由于枣红马没上过套，很难驾驭，扶犁的人也很难扶稳蹬直，一鞭子下去，枣红马不但降不住，反倒猛一低头，后腿一个高高的蹶子，二弟咬牙切齿也拽不住发疯的马，常常被甩出老远摔在地里，马儿带着套包脱缰而逃。被抓回的马，栓在院里的木杆上，倔强的二弟一鞭鞭打下去，枣红马呱呱大吼，通身是汗，一道道血痕遍布全身。母亲抢过孩子手里的皮鞭，远远撒在地上：别打了，哑巴畜生也通人性！二弟满头大汗，呼呼喘着粗气，望着母亲一言不发，站了好一会儿，再看看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枣红马，他伏在马脖子上失声痛哭。

那天，晚饭还是高粱米粥，二弟给马添了料才蔫头耷脑回屋吃饭。他端起一碗粥，没在桌上吃，转身出了屋，蹲在马圈门口，一边喝粥一边看枣红马吃草。马抬头看看他，眼里有泪在打旋，二弟站起来用手轻轻拂去马的眼泪，把半碗高粱米粥倒在马槽子里，他放回碗，不再吃饭。母亲心疼二弟，又盛了一碗高粱米粥，叫他坐下再吃一碗，二弟摇摇头：吃饱了！转身又去了马圈。

月亮藏在大杨树背后不出来，马儿睡了，二弟也睡了，母亲却没有睡。她又一棵连一棵地吸烟，咳嗽几声，更显村夜的宁静，再咳嗽几声，月亮旁的云彩渐渐散去，一束月光打在母亲亮晶晶的脸上。

这一年从春至秋，烈性的枣红马，在一次次撕心裂肺的阵痛中，逐渐脱胎换骨，终于能耕地了，会拉车了，身上的鞭伤一茬又一茬。鞭子打在它身上，疼在二弟心里。它拉犁耕地曾踢飞犁杖，蹶下的田垄弯曲如蛇；它上套拉车曾踢碎车耳板，弄得人仰马翻……倔强的二弟每次都皮鞭教训，马流血他流泪，一次次伤痛，枣红马终于稳定下来，它的狂野、傲慢、生性，逐渐得到了收敛，它也逐渐适应、理解、融和了我们这个贫困的家庭。准确说，枣红马已经成了我们忠实的家庭一员，每天见不到他就像见不到母亲一样，或像弟兄姐妹少了一个，心里空空荡荡的。

那年夏天，枣红马在家北的草原丢失了，我们家急忙兵分几路四处寻找。我也请假离开学校，一路奔东找马。走过杏树川屯，又去我外婆家居住的西头屯，也没见到马的踪迹。我到外婆家喝碗水，吃了一个外婆留给我的半红半绿的西红柿，继续往东走，路过靠山屯再往前走，就是我没去过的地方了，只能边走边打听，也不知走过了多少屯，大概有二三十里地了，时近晌午，走得我口干舌燥。前面一条河两岸绿油油的，一朵朵无名的野花点缀其间。草丛里的蝈蝈天越热叫的越欢，有几匹马在河边喝水，有一匹枣红马就在其中。我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跑了过去，到近前一看让我失望，这倒是一匹小枣红马，可它有颗白头芯，四蹄雪白，我家的马没有这些杂色。我蹲在河边洗洗脸，又躺在草地上听天空百灵鸟在草原歌唱，心想：百灵鸟啊，别叫了，你告诉我，我家的枣红马在哪里？百灵不回答，还是不厌其烦的鸣叫；一只刀郎顺着一片羊草叶爬上我的手臂，我捏住它长长的脖子：告诉我，我家的枣红马在哪里，我知道你不会说话，你用佩戴的指挥刀指指马的方向即可。可它惊恐的从我手里逃脱了！一只赖毛子嘎嘎叫着，在我头顶盘旋。正晌午烈日当头，只有几匹马在河边的草地上安静睡觉。几十里不见人影，面对如此空旷的草原，我本有些害怕，加之赖毛子鬼一样的嚎叫，我立即起身，赶往下一个不知名的小屯。大约走了一个时辰，到了一个叫胡家的屯子，记忆最深的是屯西头有一棵老柳树，树上叽叽喳喳住着成群鸟，走到跟前，它们也不飞，还是啼鸣。我口渴至极，无心观鸟，就走向屯西头一户人家。一个瘦瘦的小女孩，手举一棵香蒿杆，捕捉两只在菜地里翩翩起舞的花蝴蝶，追着追着随蝴蝶跑出了门前的小菜园，在野花遍地的草丛里嬉戏。她一抬头，一双大眼睛才和我相遇。她眨眨眼睛说，叔叔，帮我捉住蝴蝶好吗？我说蝴蝶飞了，蜻蜓可以吗？她说我爱红蜻蜓，我说那叔叔帮你捉只红蜻蜓。这时，一只红蜻蜓落在一棵大叶高挺的蒿草上，这棵高挺的蒿草比女孩高一头，细细长长的，微风一吹柔柔摆动，怎么摇摇红蜻蜓就是不飞，也随风起舞。我蹑手蹑脚走到跟前，伸手一下捏住了红蜻蜓的尾巴，它一振翅，头勾回来，想反咬我一口，没有成功，就乖乖被擒了。小女孩一手拿着红蜻蜓，一手搂过我脖子，在我的脸上吻了一下：叔叔，你真棒！我说叔叔不棒，叔叔渴呀！小女孩拉着我的手，跃过了篱笆墙，到了她家的井沿。看到那口老井的辘轳把和木质饮牲口的马槽子，我嗓子更是冒烟。这时小女孩的母亲睡眼惺忪走出了屋，问我干什么的，我说大段屯的，马丢了，找马的，口渴了，想喝瓢水。大嫂一听二话不说，在井台摇起辘轳把，一柳罐水就上来了，清清凉凉的，倒映出小女孩和红蜻蜓的身影。大嫂进屋一手拎个脸盆，一手端着葫芦瓢水舀子。我喝了一瓢并拨凉水，又用凉水洗了脸，一下精神了许多。小女孩对妈妈说，叔叔饿了吧？大嫂又进了屋，搬出一个小板凳给我，把一个玉米面大饼子还有两棵大葱递给我，我一个劲说感谢。临别我抱起小女孩，拍了她红扑扑的小脸蛋，她眨了一下大眼睛：叔叔，你家再丢马，还来给我捉蜻蜓嘛？会的，不丢马，也来给你捉红蜻蜓！

在这个屯没找到丢失的马，我却遇到了那个天真的小女孩，还有朴素的大嫂。那以后我再没去过这个叫胡家的屯子，屯西头的那户人家不知搬走没有？香蒿一样顾长身材的小女孩也早该出嫁、生儿育女了。

丢失的枣红马还是被二弟找到了。其实，它也没走远，就在大段河南边一座山丘下坡，和邻村的马群混在一起，过起桃园般的逍遥生活。一开始，它被一群陌生的马追杀、撕咬和踢打，最后它以柔中带刚的谦和，急中生智的敏锐赢得了这群马儿们的认可，还赢得一匹黑色公马的爱情，不但与大家和平相处，还其乐融融过着有爱有情的甜蜜生活。

我们找马，就是盲目地走村串屯。二弟不是这样，他先分析马走失的原因。春天，正是情感萌发的季节，枣红马不爱吃草，情绪波动，总是四蹄不停扒地，无名的呱儿呱儿怪叫，在野外见到公马它更是异常兴奋，跑来跑去，发出呱儿呱儿的呼唤。这些只有二弟知道，但他没说。对马行走的足迹、马的粪便、马的气味、马的声音，他都能有所辨别。枣红马丢失之后，我们像无头的瞎蒙一样，四处乱串，二弟不是这样，他先到家北马儿常去的草场，去河边，通过它的伙伴，甚至通过风向，探寻马的去向。

他从家北顺流淌在草原上的一条河寻找，走到家西，再绕向家南。马很少独行，没有马群的地方不会有枣红马的踪迹。二弟挽起裤腿，趟过一条浅水河，在山北坡，听到了南坡群马的嘶鸣，闻到了马粪混合草芽的味道，他断定丢失的马可能在南坡。于是他抹一把脸上的汗珠，撩起河水洗洗脸，脚下一只青蛙扑通跳进河里，一个猛子没了影。二弟不理它，大步流星走向山南坡。在南坡，果然有十几匹马在一处低洼浓密的草丛里静静吃草。二弟远远的看见了枣红马，正和那匹黑马唧唧我我，耳鬓厮磨。二弟呱呱呱喝了几声，其它马儿无动于衷，只有枣红马抬起头，竖起耳朵，颤颤地向他跑过来。二弟也向它跑了几步，就站在一片盐碱地上静静等候。枣红马围二弟转了一圈，扬扬脖子，甩甩尾巴，就用嘴巴拱他的身子，一下又一下亲昵着，像久别的亲人一样。二弟给枣红马戴上龙套，从南山坡给它牵回家。一马一人，夕阳的倒影，印在飘香的大草原上。那匹黑马恋恋不舍，跟在后面，跟出很远，才仰天嘶鸣，返回马群。

枣红马是不骑驴的，可以拉车拉犁就是不骑驴。驯马的当初，村里不少有名的骑手，也曾骑上它，都被它低头扬蹄甩了出去，不但没有成功，还被摔伤，从此再无人敢动驾驭它的野心。

屯里有狗叫，不少家亮起了灯。二弟牵马进了院，马背上驮一捆青草，父母亲脸上的愁云即刻散去了。那天晚上，我们家饭桌上是高粱米粥，还有咸葱叶炖土豆，我们吃得可香了，有过节一样愉悦的气氛。

二弟还是端着碗出了屋，在马圈外一边看马咋吱吱吃草，一边咪咪溜喝粥，老弟小庆、老妹小梅，也端碗出去看马吃青草。门口老杨树上落了一群麻雀，叽叽喳喳，打打闹闹的，就像我们肩挨肩长大的弟兄姊妹一样，屋里屋外你追我赶，这才是家，一个有滋有味的家。父母那时候一个个把我们养大，愁吃愁穿愁住，如果没有这群孩子，那贫困的日子怎么能熬得下去呢？那时代孩子多是负担，也是父母生活的信心和信念。枣红马也是一样，它不仅是我们的家庭、靠山，更是我们不可分割的家庭一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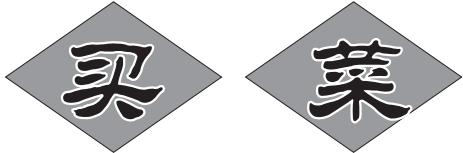
紫云染透了黄昏，喜鹊飞落到窝里，淘气的邻居伙伴二坤子，一个土块投进大杨树上，喜鹊没动，一群栖息的麻雀呼地弹片一样四散飞去。

枣红马抬头看看大树，还有几片飘零到马槽里的树叶，埋下头继续吃草。

（第八届冰心散文奖获奖作品）

过家离不开柴米油盐，离不开副食蔬菜。由于我媳妇身体不好，所以家里采购的任务就落到了我的身上。菜买回来之后，媳妇对买的菜格外用心，经常对菜的价格、质量、新鲜度进行评价。比如黄瓜，她的要求是价格一定不能买最贵的，买最贵的费钱，我常为此和她计较，觉得买菜哪有既便宜又好的，人家做卖菜生意也不容易，不挣钱人家图什么。可媳妇也振振有词，就你一个月挣的那两个钱，够养活我们娘俩的吗？钱是花一个少一个，一天节省10元钱，一个月就是300元，一年就是3000多元，你是傻子呀，这点账都算不过来，还当什么中学老师。媳妇这么一说，我还真往心里去了，是呀，一天省10元钱，一年的确是3000多元。如果买菜大大乎乎，一天多花10元钱的确让人不留意。至此，我在买菜上注意价格了，至于质量和菜的新鲜程度，当然也要睁开眼睛仔细看，不然即使价格便宜，菜不新鲜也不行。经过几年的实践，我买菜的水平大幅度提高，而且买菜还买出了窍门。以黄瓜为例，买便宜的黄瓜，最好是买那些长相不太好的，虽然这些黄瓜长相一般，但新鲜度很高，可以说都是顶花带刺的，据说这样的黄瓜没有上过农药，是自然生长的，对身体好，价格还便宜，所以买这样的菜既便宜质量又好，回家就做菜吃了。

多年来，媳妇对我买的菜，评价有时高，有时低，有时满意，有时不满意甚至发脾气，我知道她也是为了过家，要是我能一个月开上两万块钱就好了，买什么样的菜，还不是一挥而就。啥也别说了，主要还是钱紧。为了把生活摆布好，我还是一心一意地买菜。今春的一天，我又去早市买菜，别的菜都买完了，还想买几根儿黄瓜，可是问过几家，卖主要价都很高，水黄瓜一斤需4元钱，就在我讨道回府之际，一位年龄比我小几岁的老弟见我走过来，就喊到，黄瓜一斤两元五。我一看，那黄瓜顶花带刺，长的也非常直，虽心



□程继武

里有点打鼓，可还是被他的黄瓜吸引了。我想可能是早市要收摊了，他急着卖掉黄瓜回家吧。其实，买菜掌握时间也是非常关键的，早了，肯定贵，太晚了，人家卖菜的都走了。所以要赶在卖主要走没走的时候，他们一般都着急把菜卖出去，此时，菜价就会落下来。我心里又是一阵高兴，便跟这位老弟说，给我称4根儿黄瓜。那老弟一脸的高兴：“好咧。”说着拿起4根儿黄瓜就放在秤上，然后对我说：“2斤，5块钱的。”我接过黄瓜立刻就觉得分量不够。我说：“这是2斤黄瓜吗？”那老弟说：“上哪称都可以。”我说：“你的黄瓜肯定不够2斤，我到别处称不够2斤，你说怎么办？”这老弟一看我真的要称这黄瓜，就笑了，他说：“大哥，看来你真是老买菜的，手上的功夫不浅啊，不少人都买了我的黄瓜，没有像你感觉到重量的，不好意思，我再给你加一根儿，这回肯定够2斤了。”我看了他一会儿说：“兄弟，做买卖讲的就是个诚实，童叟无欺，你嘴里喊着两块五毛钱一斤，可在秤上做文章，这就不太好了吧，如果你卖4元钱一斤，我买不起不吃。做买卖讲究的应该是守本分而不是欺骗，更不是短斤少两。”这位老弟让我说得满脸是汗，嘴里一个劲儿地说：“大哥，我错了，我错了！现在我就把秤调过来，今后再也不干这种事儿了。”

回到家，媳妇一看黄瓜，说花多少钱买的？我说，两元五一斤。媳妇说，太便宜了，这么好的黄瓜，才两块五，你为什么不多买点？我什么也没说，心想，要是多买，还真感觉不出这黄瓜的重量了，也就让那老弟给欺骗了。我看了一眼黄瓜，觉得今天买的菜格外新鲜，而且还特别的嫩绿。



千年古镇清风荷韵

杨宗友摄

在电影院排队买票，我前面是一对年轻恋人，刚排到他们，一位妈妈领着孩子急匆匆挤过来，直接冲售票小姐说：我们的已经开场了，先给我们出票吧。

我前面的姑娘不乐意了，说您排一下队好吗？那位妈妈完全不理，直接递钱给售票小姐：孩子急着看，麻烦你先给我们出吧。

姑娘有点火，伸手去挡。旁边的小伙子轻轻拉过姑娘，笑着说：让她吧。

姑娘生气。小伙子笑着拍她肩膀：不要紧，我们又不急。

我顿时觉得这小伙子真帅。

去年，我的朋友大妮单位集资盖房，盖好后大家抓阄分房，大妮运气不错，抓到3楼。正美呢，领导找她说，单位一个老大姐抓到5楼，觉得年纪大了爬着费劲，非要换，你愿意跟她换换不？

大妮想想说，那就换吧。就当抓阄抓的5楼了，而且天天多爬两层还减肥呢，孩子过两年大了，爬五楼也不是事儿。

就这么换了。那大姐挺感动，跟谁都说不大妮好。她的领导也领情，有个去英国学习的名额，二话不说就派给大妮了——这里面可能有其他成分，但换房事件功不可没。

其实，人都不是圣贤，对大妮来说，到手的利益要拱手让人，没点胸怀没点格局做不到。而让出去以后还能想得开，不怀怨怼，真挺不容易。

人生是一盘很大的棋，你在这里迂回一下，可能就在那里蓄积了力量，能在利益或者是非面前，笑着低下头的人，想必会活得更加自在安乐。

愿你学会笑着低下头

□李月亮

《绿野》2018年第2期目录

（总第146期）

名家谈		刊名题字 / 臧克家 总顾问 / 张未民 主编 / 丁 利	
真实是散文最基本的遵循		彭 程	
小说坊			
04	风雨烧锅镇	曹德华	66 远村诗五首 远 村
25	肖像	赵立新	68 又是一季杏花芳 李秀军
29	彩排	刘文忠	69 张立顺识字儿歌 张立顺
36	乡愿	郭晓明	70 端午节心语 杨晓东
名人港			
41	在大自然圣地穿行	雷天放	71 李海宽的诗 李海宽
48	纪洪平诗歌六首	纪洪平	
散文园			
50	老屋·老井·老道	朱雪峰	72 与故土一起守望 杜 波
52	长白山下的小站	李万彬	74 灵魂,诗歌的圣洁或热爱 刘亚明
54	春游闹牛山	任国有	76 东流嫩水的百年诉说 仲吉祥
58	总有人偷偷爱着你	贾维实	
61	从苇海鹤乡到北京	丁延生	纪实篇
63	感悟人生,微笑前行	王 炎	78 君子,孙立权 刘晓非
诗歌雨			
28	牢骚太盛	李蓝涵	81 民警日记 杨洪泽
40	诗四首	李 龙	84 我的恩师张树森 陈宝林
57	赖文胜诗组	赖文胜	85 埃及手记 于希文
47	遥望成吉思汗故乡	马继超	88 价值人生 马晓辉
62	纪念屈原	孙贵军	
64	孙敬伟的诗	孙敬伟	域外风
93 一个女孩的月光(深圳) 李爱莲			
95 蔡心组诗(内蒙古) 素 心			
96 金鱼(北京) 李佳峻			